

集部

南軒集卷十二

宋 張栻 撰

記

無倦齋記

廣西經畧使所治廳事之西偏有齋直喜豐堂之後方而虛明於燕息為宜舊以綏帶名予懼其肆也更題曰無倦且志其故昔者洙泗之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季路之請益則又終之以無倦是知為政始

終之道無越乎此也夫雖存而易怠者心也吏者分天
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
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
於所忽而壊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
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况欲動而物乘意佚
而形隨其所差繆復何可勝計可不畏哉於是知聖人
無倦之意深矣師也窮乎高明而懼其所踐之未篤也
故使以居之無倦爲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也勇於進

為而懼其有所忽也故既告以先之勞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倦以二子而聖人所以勉之者如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抑可知矣雖然常人之情往往始之謹而末之慢守失於終事廢於久者蓋多矣非敢篤乎敬者其能日新而無斁哉予於此懼書于坐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

敬齋記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閒學士大夫馳騖四

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汨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為大學始終之要領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歸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曽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紜轇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為天地之心葢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

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為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饑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

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為之書

拙齋記

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為之記予喟而歎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文采之衒而聲名之求知術之滋而機巧之競爭先以相勝詭遇以幸得而俗以盛薄士病於不拙也久矣頃者始見吾子望乎容止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辭吶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馳騖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為則處己也介而接物也嚴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抑予之志如此而

何以予之記為雖然予之求於予也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抑以予之質之美予亦有望焉請試為予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所為進學之方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旁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臆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

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輿非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爲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啓手足之際而後以爲知免一簀之未正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天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

者吾子既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者吾子其率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輿為標準而從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為拘於有限而息乎無窮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隱齋記

予弟構為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某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

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於其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閒以自培溉敢請名予嘉其意為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閒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予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愛人也嗟乎為政者茍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絶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一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焉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於

吾耳哉併書之使刻寘于壁

困齋記

弋陽方君耕道謫居零陵其友廬陵胡君邦衡自海外以書抵之曰公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耕道於是榜其齋曰困齋自號曰困叟其居閑而讀易則謂之困叟耕道可謂能尊其所聞矣在易之繫辭三陳九卦意義深切至於困則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寡怨嗚呼聖人發明處困之

義備盡於此其惠後世學者至矣是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我者無斯須而可離世之惑者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人力而强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居得則患失居失則覬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保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則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然惟知在我者禮義之安而行寧卹其它故其處

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順義而已於人何尤而反諸其躬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勉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深切之時也如斯而後庶幾為不負聖人之訓歟耕道往以直道忤權臣既而以非罪罹吏議方且責己自克好問不倦可謂知所處矣而邦衡以危言切論一貶嶺海近二十年窮經自樂浩然以歸其非有得於斯邪宜乎以此道相切勵也又聞橫渠先生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

也噫安知造物者不以是金玉耕道之德乎此豈特邦衡所望於耕道也耕道以記丈見屬栻雖晚生念不為無契是以不敢以固陋辭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戊申廣漢張某記

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庭無留民以其間暇闢堂為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他日與客落之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戒也子

其為我敷暢厥義其謝不敏一再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為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為之役而有所不給也君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古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

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徃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若不知舉其綱而徒簡之務將見失生於所怠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為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為苛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析矣可不畏歟雖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

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使英邁不羣固已為當世之望誠能夙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最哉使曰然則請書以為記以無忘子之言

仰止堂記

武夷宋子飛蓋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予瀟水之上留旣越月方念無以荅其意者子飛謂某曰某家有小堂面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

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為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偉觀乎哉而某之為記也亦豈復敘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意云耳噫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蓋歎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為道論其極致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塗轍論語一書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

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為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疾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期為完人其以是終其身豈不大惑歟故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而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既以是名堂日游其間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

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勿移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泉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

尊美堂記

湖南轉運使判官所治舊直潭州城之東南中更兵革徙于子城之中比歲復即其舊為東西兩廳今且十載矣東則倚岡阜來者相繼立亭觀於上有登覽之勝而其西獨病於迫隘燕閒舒適無所可寓又西隅垣有地

數畝蓋弗不治也乾道八年冬建安黄公來為判官實治西廳歷三時興革剌舉旣以次上而漕事益簡乃以暇日視其地而加翦闢焉氣象平曠若有待者將規以立宇會有主管文字廢廳易之得羡緡市材輯工為堂五楹僅踰月郡縣不知而堂已克成植梅竹於前而其後為方沼向之弗不治者一旦為靚深夷衍之居于以問民事接賔客奉燕處無不宜者於是始與其東之亭觀隱然相望而其迫隘之患亡矣公獨過某而言曰子

其為我名之使有以垂于後者某謝不敏則不可請退而思之它日言於公曰公之名堂豈獨為是物景之美哉其將有補於政也孔門論政之載於魯論獨所以告子張者反復為甚詳焉所謂尊五美者于以正已而施諸人蓋無不備顧為政者力行何如耳其曰尊云者言當謹乎是而不可以慢也將以尊美名公堂其可哉公曰諾是吾志也某又曰雖然不特是也聖人於五美之後復繼之以四惡之屏其儆戒方檢之意深矣今雖以

尊美名堂而所謂屏惡之義盖亦不可不察也公旣以是二者體於身而推於有政又將以是察夫郡縣之吏而進退之則善善惡惡之理庶幾其亦得矣公曰善哉請書聖人之言于堂之中壁朝夕觀覽以比夫几杖盤杅之銘戒而子爲之記俾來者有攷焉於是乎書公名洧字清臣云

南軒集卷十二

南軒集卷十三

宋 張栻 撰

記

一樂堂記

上饒徐衡仲幼育于龔氏為龔氏後長讀書取科第事龔氏父母養生送終克共其子事年踰五十矣游宦四方求友訪道有感於昔人正本明宗之義惕懼不敢寧乃言于朝願歸徐姓詔可其請方是時衡仲之父母俱

存合百有五十六春秋而其伯氏某仲氏某及其季某亦皆無故雍雍愉愉與其兄弟奉二老者以為天下之樂殆無以易此也已曰伯氏取孟子所謂一樂者以名其居之堂而衡仲求予為記予惟念往歲道岳陽衡仲適為其州學官相與語于洞庭之野愴然及茲事予蓋嘉其志賛其決而憂其為世俗之論所移也今衡仲中誠懇惻卒能成就其志又為龔氏調護立之後人所以處之者蓋有餘味義正而恩得天實相之且使其親壽

考康寧其兄弟在旁得全其所謂一樂者固予所㫖嗟而樂記也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釐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别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强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

時猶有身為諸侯而立異姓以涖祭祀如鄫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衡仲其講於此矣雖然引義而返其宗衡仲之所能為也返而全其所謂一樂者豈衡仲之所能為哉衡仲誠樂乎此也人倫之際昔人謂盡其分為難衡仲誠勉乎此也抑孟子之所謂三樂其難必者吾既已得之於天矣則夫其二端者又可不深體之乎予嘗論三樂仰不愧俯不怍為本蓋在已者可得而勉也詩云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衡仲而力進乎此以至於無所愧怍之地則上有以寧其親翁其兄弟而下有以推類而及人庶幾乎克全而不憾矣予因記一樂而併及乎此亦朋友相儆勵之意云衡仲名安國今為連山令

潔白堂記

劒南陳君自蜀以書抵予曰某不幸今不獲奉共養深惟所以報親者惟是潔身淪德庶幾終身無玷缺之行

則或可以塞萬一之責家故有堂因取周詩白華孝子潔白之義名之曰潔白凡弟朝夕其間以警以戒敢請為記予雖未識陳君而嘗聞之吾友魏掞之元履謂君直諒又得君書勤甚則不果辭雖然白華之章句逸矣其為義固不可以臆度獨以予心之所謂孝子潔白者而以復于陳君焉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為

仁人傳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此之謂也然所謂物者果何謂乎蓋其實然之理而已實然之理具諸其性有是性則備是形以生性無不善也凡其所為視聽言動莫不有則焉皆天之理也性則然矣是故君子無敢不敬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將以順保其彞性庶幾乎勿失蓋全而生之者此也其可不以全而歸之乎此所謂不過乎物孝子仁人事親之道而所以事天者也潔白之義其有取

於斯乎有取於斯則造次不可忘也戰兢不可懈也由盡心以知性由存心以養性必期於無媿歉若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然後為盡人子之道也如予之不敏雖知此義勉焉而未至抱罔極之痛日夜以懼因陳君之請而有感於中敢併取南陔相戒以養之義願與吾黨之士相戒以潔白其可乎陳君往歲奉對大廷蓋盡言無隱者今又孜孜然志於古道充是心以往吾知其終有以無負於斯堂之名也然則可不懋乎陳君

名槩字平甫云

思終堂記

永嘉郡許深夫從事湖南幕府之明年具尊父登仕沒于官舍予往弔之閒又往馬深夫位而請曰及之不天未𠦂而喪母吾家方窮空旣殯而無以葬逮省事則日夜究心不敢寧歲丁亥得地于瑞安縣之北曰李奥泣血負土乃克卒事于時老父嘗登斯丘而眷馬顧而曰異日我必葬是今者不幸至于大故殊州獨哭數千里

之遠惟是不孝之軀大懼隕越頼父之靈儻獲歸合于兆則將立堂其旁以為早莫瞻省時節祀饗之地未死之前敢不勉盡其力願預請其名與記庶幾佩服思惟有以大警其懈惰者則又泣予既不果辭乃取禮傳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之義名之以思終且從而記之夫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

也然攷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故夫後世以來立宇於墓道或立於其側以為瞻省祀饗之地至有援諸古義以為之名揭而出之顧名而思義比諸几杖盤杅之有銘有戒君子亦有所取而不廢以人子之心拳拳於其

親者誠無已也然則子之名斯堂豈無旨哉蓋人子之於親終其事之為難也所為終其事之難者亦在於吾身而已故於其親之沒睹桮棬則奉之而泣以吾親之所嘗御也見桑梓則竦然而敬以吾親之所嘗息也夫其於物也猶然而吾之此身乃受之於吾親而為親之遺體然則所以敬其身當何如耶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敢以遺體行殆夫於其形見者其守之之嚴固如此而其賦是形以生者蓋以其具是性也然則又可使

之或虧乎故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莅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歉乎其中則為有辱乎其親為其有以害於性故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由是觀之至於曽子全而歸之而後可謂之能終其事者矣所謂行身而不遺父母惡名者其在斯歟而世之昧者顧以富貴利達為足以顯其親汲汲然求之曽不知枉道苟得戕賊天性莫此之甚而

負乘播惡恥加遺體若撻市朝其得失為如何哉是則行身以其道則雖處貧賤而其所為事親者未嘗不得不以其道則至於居富貴而所為辱親者蓋益以滋甚矣自深夫之來湖南予數與之欵又於朋游間聞其尊父教飭之甚嚴以深夫衰之篤而請之屢也故為推言人子之道所以終其事者而勉之使思焉思而體之體之而不忘然後知終之之果為難也予抱罔極之痛久惕念此未知所濟然則今日之所以告深夫者是亦所

以自勵云耳乾道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名軒室記

或曰知道矣而常患其不能長一於已夫不能長一於已則道與已尚為二物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嗚呼是果為真知也歟其功未至也將使已化於道如水入水初無有間以全於天其必有本要矣其力行之積歟道與已尚為二物則天理不備天理不備而不加省焉吾見道日有遠已而已可不畏哉中庸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焉道至於凝斯能有之矣惟至德可以凝道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洒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内外精粗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名吾軒曰時習夫習之有斷絶

若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絶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兹念重在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絶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踈時習之功專以至於至德以凝道顔子之不貳一絶不復生也名吾室曰不貳因書此自勉焉

多稼亭記

歲辛卯之八月予過毗陵甲寅郡守嵩山晁伯彊置酒郡齋薄暮登城城有故亭塞下瞰阡陌方秋稻熟黄雲敝野相與裴徊縱觀已而月光皎然景氣清凈伯彊舉觴屬予曰斯亭者人以多稼名其假守于此歲事適登君侯辱臨得以從容一杯實天幸也將因而葺之願為其記明日將行又以請且寄聲相趣者三四予惟念春秋書法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亭名多稼豈無意哉吏

於斯者以暇時登臨觀稼穡之㸔勞而念民生之不易
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
之肥瘠時夫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
則又不敢以為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閔閔
然皇皇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吁是春秋之意
也然則伯㽘之復斯亭豈為游觀者哉因書以寄甲寅
之集道判州事呉興葛譙問與焉伯㽘名子𢓊譙問名
潛

遊東山記

歲戊寅夏四月己亥弋陽方疇耕道廣漢張栻酌餞東平劉芮子駒于永之東山久雨新霽天朗氣清步上絕頂山色如洗相與置酒于僧寺之西軒裴徊遠望于時零陵張紆公飾頎焉俯仰庭户忽喟然而歎曰噫嘻此丞相范公忠宣之故居也坐客皆聳然起而問之公飾曰公居此時某始年十三四某之先人辱為公客故某亦得侍公公時已苦目疾手執寸許玉用以摩挼某未

之識也則亟視之旁有小兒誑曰此石也公愕然曰非也此之謂玉嗚呼公存誠至於不敢獨子則公之氣象可想見已坐客咨嗟公飾又曰公居此西偏為屋僅三十楹蓋與寺僧鄰也諸孫皆尚幼它日與寺僧戲僧愚無知至相詬罵直行過公前語徹及公公漠然若不聞見者明日僧大悔慚跼蹐詣求謝亦卒無一言待之如初丞之士間有得進見公循循親加訓誘一日坐定有卒爾而問曰范某於相公為何親蓋斥文正公之名

時二子正平正思侍旁悚汗恐懼衆亦懼公蹙頞久而
曰先公也言者大恐已而復以温詞慰其心後亦與相
見不絶公之度量雖曰天與其亦學以成之歟又二日
問坐客曰郡士之登科者皆歸矣而某人獨未歸耶或
曰試學官也公愀然曰吏事近民精心於此學之要也
始登科顧求從便安耶凡公言簡而深足以垂世立教
率類此自奉極儉約士從諸子游者時命之飯不過蔬
三品肅戚不掩盤後有客至即以分餉不復更益晜年

幼所記公如此不能細也於是坐客相與言曰江山如
昔公不可得而復見矣而有如公飾者尚及見公所記
之詳如此豈易得哉而斯亭也經兵火煨燼之餘屹然
獨存吾曹晚生亦與聞公之言行又豈偶然哉中庸曰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
下則孟子曰聞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於公其信
之矣子駒謂某曰盍記之以為異日傳某雖不文至此
其何敢辭也抑嘗記某庚午歲來永時寺僧有法賢者

年八十餘矣謂某言范丞相居此某時為沙彌每見公遇朔望必陳所賜書及賜物列于堂上率家人子弟再拜伏閱嗚呼公之不忘君父至此所謂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文正公之心公得之矣請併附于記之末可乎嘗曰諾時某弟杓妹婿㦤熹偕遊後一日庚子記

南軒集卷十三

南軒集卷十四

宋 張栻 撰

序

經世紀年序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寖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

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去外丙仲壬之祀康節以數推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因康節之譜編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皆書其服喪踐位之實焉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

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下失舊物故於此四十載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之君臣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為萬代之冠冕於新莽之篡缺而不書蓋呂氏不可間漢統而所假立惠帝子亦不得而紀元故獨以稱制書也以至周文王之稱王武王之不紀元於國皆漢儒傳習之謬先覺君子辨之詳矣故皆正而書之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諸葛亮相之則漢統烏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

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嗟乎世有古今而古今不間於一息事有萬變而萬變卒歸於一原葢理義根乎天命而存乎人心者不可沒也是故易本太極春秋書元以著其體用其示後世至矣然則大易春秋之義其可以不明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閫範序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

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有是性則其是道初不為聖愚而損益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雖然亦豈不可反哉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素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敦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

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為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為嚴陵教官與其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曾論孟子聖賢所以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悉筆之于編又泛攷子史諸書上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載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它為之

未善有不暇問也間日携所編以示某而講訂焉未幾而成名以閫範某謂此書行於世家當藏之而人當學之也家庭閨閫之内鄉里族黨之間隨其見之深淺味之短長篤敬力行皆足以有補然在學者則當由是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書所載莫非吾分内事而古之君子皆非有所為而為之則其精微親切必有隱然自得于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矣書所登載未盡伯恭尚繼編云

論語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畧則亦可睹焉葢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隠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

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

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已求乎顧

其何足以與明斯道輙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已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為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乎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真知其旨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

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裒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于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為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友講論問辯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

躬行實踐之務而懷斷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語言求觧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

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狥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𨚫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髙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

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

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奥義備載七篇之書如其若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顧無忽深思焉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

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藴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葢未及脫槀而已

啓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説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

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說令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詩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髙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如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

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黙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輙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韙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五峯集序

五峯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某既序而傳之同志矣

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某某反復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答問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

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序

江諫議奏藁序

諫議江公奏藁九十有七篇上章執徐之歲徽宗皇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為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

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客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徃徃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迺紹興四禩有詔追録贈公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還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某側聞前輩道公事云方公在門下珍禽竒獸稍稍入内苑奏疏力諫其漸後數日上謂公前所論縱已悉罷遣時獨一馴

鵬不肯去上以杖擊之顧内侍刻公姓名此杖上以志忠諫然則公言在當時不爲不用矣一斥不復豈徽考意邪而獲伸於紹興又豈非天也邪其得此書於公之孫似祖伏而讀之不知涕泗之横集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皇帝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爲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罹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國家多故而

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為國重輕如此然則為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遏導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避回利害之塗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郡學教授邵穎慨然鋟版傳後其所嚮慕又可知也公諱公望字民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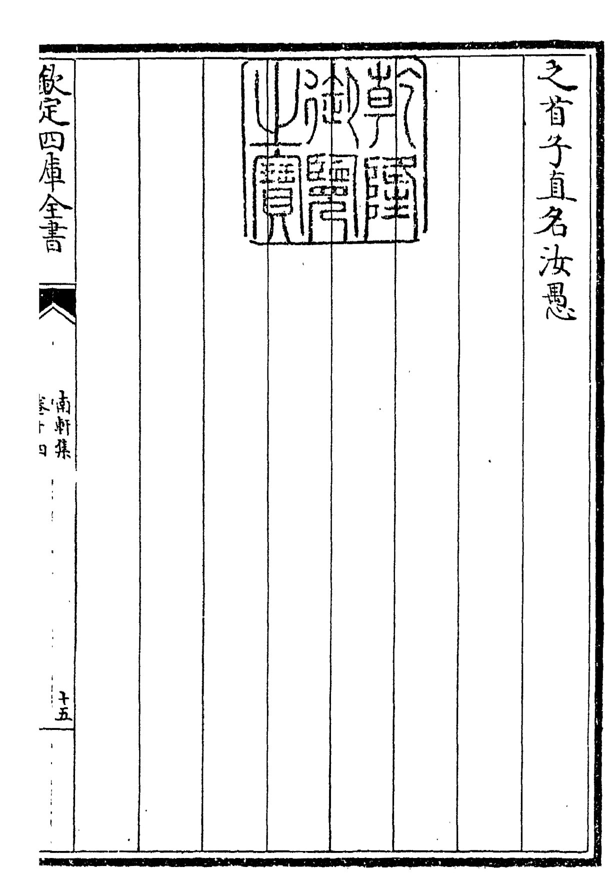
趙氏行實序

戊戌之夏吾友趙子直以書抵予甚哀且曰先君子不

幸而没惟其隱德實行世之人鮮克知之不肖孤大懼
失墜皇皇然裒集僅成編願得文冠其首以信於來者
予拜受其書伏自念頃歲侍先忠獻于餘干始識予直
之尊父見其貌毅而氣平心固知其好義樂善君子也
已而予直以嘉言擢上第官中朝有直聲出而臨民豈
弟之實見於行事特使者節風績隱然於是人始孜其
源流所自而益知其父之賢今又得是編而讀之慨然
如見其人焉予觀其書凡一言一行之細莫不備紀至

於其心志之所存亦皆推極而究見若子直可謂盡心於其親者矣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若子直於其親其觀之也亦詳且密哉子嘗攷於禮矣禮有銘銘者自名也孝子孝孫所以稱揚其先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蓋其中心汲汲然惟恐夫美之不克章此衛孔悝之鼎銘所為作也今子直之為其心豈不本於是哉然而以人之子孫而稱揚其先其能以取信於人者豈以其實而非誣故歟夫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與夫傳之

而誣君子皆以為恥予觀子直之於其親致其知也深欲其傳也切而其言則實而不浮也其信於後夫果何疑也哉抑予又聞之人之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為先也以子直之賢進德不怠是將推是心以終報吾君而發於事業國人將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其為顯揚也又孰加邪又豈有不信之患也耶若予者求所以無墜乎先訓而無忘乎先志凜凜焉每懼莫之任也觀子直之為則亦有感於中焉於是書於其編



之首子直名汝愚

南軒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

南軒集卷十五

宋 張栻 撰

序

南嶽唱酬序

某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得登絶頂為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湘水之上留再閲月將道南山以歸廼始偕為此遊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粤十有一月庚午自潭城

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雲氣四合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旁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絶乙亥抵嶽後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卷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

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瀰望已乃入大林壑崖邊時
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
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霜月皎皎
寺皆版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水雪凍裂自此如高臺
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
然間為風雪所折特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良
夜月明窻牖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
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石凜如素錦屏日影下照林間氷

墮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至甚狹過險輒有石磴可步陟踰二十餘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嶺來望見上封寺猶縈迂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字悉以版障蔽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雩林閣侍郎胡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

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靄未盡澄徹然羣峯背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晩歸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窻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已卯武夷胡實廣仲范念德伯崇來會同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凛凛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

次第呈露已非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
擁氊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腹騰涌如饋餾過南嶺
為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
晩雪擊窻有聲驚覺將下山僧亦謂石磴氷結即不可
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浡
瀰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胷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
深路絶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
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

美不可殫敘間亦發於吟詠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夫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裒而録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吾三人是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束翼日當止蓋是後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嗟乎覽是編者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儆乎哉作南嶽唱酬序廣漢郡張　某　敬夫云

送張荆州序

客問於某曰張荆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君是哉吾子之迂也荆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為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絶人上流重地暫兹徃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章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

何也邪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荆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荆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顔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説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淪轇轕日更乎前可喜可慜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

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盭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由隳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它求哉致其知而已知

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藴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荆州之别也遂書以為獻

送岳主管序

岳大用求予贈行之言予惟大用先世有勲伐于王家

不幸中遭奇禍海内所歎而大用兄弟落南之久困戹流離亦云極矣險阻艱難亦嘗之備矣天日照臨舊誣昭白大用於此時得以自申人皆為大用喜而予獨有說焉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日兢兢焉蹈難而履危有所恐而不敢肆生云者言其良心苗裔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察狃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肆則放僻邪侈所由起其苗裔濯濯而本心淪喪矣雖然君子之處安樂

也亦豈得而溺之哉素而行之心豈有二乎今大用比之曩時庶幾日趨安樂之地矣獨願勿忘其初焉念先世之忠勤哀當時之禍變則夫孝愛之根于心者油然生矣感國家不貲之恩思報稱之無所則夫忠義之根于心者油然生矣一飲食一起居皆不忘乎是凜凜乎惟恐不得嗣其先也則是心常存怠與肆無自而滋長雖處安樂焉得而溺之哉以大用之敏爽試以是自勉遠業其可旣乎乾道五年二月甲午朔

送曾裘父序

予聞南豐曾裘父之名舊矣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今年秋始見之于長沙則非特如前聞抑有過焉蓋將潛心夫大學之源其所至未易度量也予念世衰其學者鮮天資秀美之士往往為他岐所陷溺而不反及見吾裘父立志之遠且大也願交之心豈不慇哉然曾面未久而裘父歸於予心拳拳有不能已者雖欲無言得乎嗟乎道之不傳也久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

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大和保合品彙流形則道豈有隱而不傳者乎其不傳也人自隔之耳人柰何而隔之物欲誘引偏倚滯吝拘於形器而不能通也將以極夫上達之事豈可不深惟之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奥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藴者心也仁者心之所為妙也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遠乎即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

於此達其端而㑹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人仁而道不窮其極其致則天也由孟子以來葢千有七百餘歲河南程子實闡而知之其也學乎程子之門者也豈能盡窺宫墻之美哉以其所知而言之未知合與否也憂患不支獨以致朋友切嗟之義而因以求益云異時重逢相與察日新之得則斯言亦或有取焉爾

送方耕道序

晉陽方耕道為尉善化于矙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不苟問于其所部則翕然稱其清未嘗擾民也間從予講論問辨於其秩滿而歸旣惜與之别且將有望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禀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禀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故傳稱强矯强矯云者揉而正之也顧耕道無恃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焉異時

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請曰某亦頗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之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為要切也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為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

天理寖存睟面盎背端有不可揜者學其有窮極哉如某者方朝夕自矯其偏之不暇異時亦望吾子有發焉遂書為贈行之序

送劉圭父序

武夷劉圭父道長沙省其兄予獲識之於其行也徵贈言之義至于再三顧予若方自藥其病之不暇而何足以問所宜嗟乎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逕也人之秉彝

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
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
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禄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
可利則鋭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
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
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
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
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内也

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以圭父之才又盛年其仕於時也人固曰宜而以親疾之故求祠官方將杜門專意惟所以承顏節適者是念是圖而弗暇它顧也則圭父之心豈與世之長騖於利者比乎顧圭父以是馬觀之念慮之起必察其為義乎為利乎詭遇獲禽雖若邱陵吾弗屑也則所謂良心之不可以已者將日引月長旣久且熟幾微毫髮了然坐判於胷中私邪永絶正達大通駟馬駕安車而王良造父為

之先後夫孰禦焉如僕不敏當棄塞以相與彷彿也

送嚴主簿序

吾友陳擇之為予言其鄉人章君嘗謁瑞明汪公請所以教汪公告以當以正大為本章君它日以語呂伯恭伯恭謂當守斯言甚以為斯言信美矣然道之浩浩要有下手處在學者於正大若何而存之盍試思夫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抑嘗為之説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

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不然則於此雖歎羡想象之不暇終亦莫由進也會吾友嚴慶胄當赴官清湘於其行也書以為贈言淳熙二年至前十日

送鍾尉序

善化尉鄱陽鍾彦昭官滿告歸求予言予頃為彦昭賦淇澳之首章請更推其義昔者洙泗之上蓋嘗舉是詩

矣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以為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則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對而夫子以為可與言詩嗟乎子貢誠深於詩者也然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伊欲化其有限而著夫難明其惟學而已矣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間有所禀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量

為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嗟乎恃美質而不
惟進學之務是亦自棄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質
美者可能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有見乎天理者不
能然也蓋所謂樂者果何樂也耶而其好禮何以謂之
禮也以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其氣象不翅美玉之於
碔砆也夫子開之以大道而進之以天理賜所以自省
者深矣故引切磋琢磨以對賜知夫樂與好禮非學則
不能也若賜亦可謂達也已矣故大學傳曰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之云道學猶言致知也而云自脩則力行也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氣質可得而化也彥聪慤而靜質可謂美矣然其謂無以美質為可恃誦歌淇澳之詩而玩味子貢之所聞而力進乎大學之道一朝喟然而嘆曰淵哉天理乎大哉學乎聖人不吾欺也則其趣將無窮而不可以已矣某之不敏相觀而善政有望焉

送猶子煥炳序

姪子煥炳扶持母喪西還求予言以自警煥炳之祖四十一伯父雍公第三子也先公嘗言伯父天資俊邁勁特十三四操筆為文章即有聲入上庠諸老生爭見之識度不凡方先公兒時每期以公輔且貽之詩有曰文武兼資真丈夫又曰許身莫讓稷與契其意蓋可見也見京師繁盛竊有翁仲銅駞之歎指當時貴人京甫輩謂朋友曰此輩行亂天下矣所志甚遠不幸才踰三十

奉廷對未及唱第而没先公撫予兄仲随如子仲随亦
僅及中歲嫂氏守節復不登壽予兄弟雖不敢忘先志
愛存給育惟力是盡在此行也然亦豈無望於二姪哉
予家起寒素豫公雍公以儒學顯至於我魏公逢時之
難身任天下之重德業光顯予兄弟藐然惟懼荒墜不
克承抑望於我宗共勉勵以羽以翼以無替我家二百
年之軌範上焉親師求仁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
居則講業傳道出則繼我魏公之業次焉尤當服孝弟

忠信之訓飭身謹行無為門戶羞吾姪之歸于鄉也治喪事奉祭饗事長撫幼予將有觀焉念祖先積累之艱勤而朝夕悚惕毋放于欲毋狃于逸毋交非朋毋從事于奢靡則予有望乎爾將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則復有進焉嗚呼尚深念哉

諭俗文

權發遣靜江軍府事

當職到任訪聞管下舊來風俗不美事件理合先行

告諭下項

一訪聞愚民無知遇有災病等事妄聽師巫等人邪說輙歸罪父祖墳墓不吉發掘取棺栖寄它處謂之出祖動經年歲不得歸土契勘在法犯他人墳墓刑禁甚重豈有自己祖先旣已歸土妄謂於己不利自行發掘於天理人情豈不傷害牓到日如有出祖未歸土者仰限一月各復收葬過限不葬及今後有犯上項事節並許人陳告依條施行

一訪聞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裝迎之際務為華飾墟墓之間過為屋宇及聽僧人等誑誘多作緣事廣辦齋筵詣産假貸以侈靡相誇不能辦者往往停喪不以時葬曾不知喪葬之禮務在主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便是孝順豈在侈靡無益亡者有害風俗

一訪聞婚姻之際亦復僭度以財相狥以氣相高帷帳酒食過為華靡以至男女失時淫辟之訟多往

往往由此曾不知為父母之道要使男女及時各有所歸婚姻結好豈為財物其侈靡等事一時之間徒足以欺眩鄉閭無知之人而在身在家所損不細若有不悛當治其尤甚者以正風俗

一訪聞愚民無知生子多不舉在於刑禁至重前後官司舉行戒諭非不丁寧往往習俗未能悛改人各有生莫親於父母兒女之愛何忍至此男女雖多它日豈不能相助營緝生計寧有反患不給之

理以利滅親悖逆天道如有不悛許人告捉支賞

依條施行

一訪聞愚民無知病不服藥妄聽師巫淫祀謟禱因循至死反謂祈禱未至曾不之悔甚至卧病在床至親不視極害義理契勘疾病生於寒暑衝冒飲食失時自合問醫用藥治療親戚之間當興孝慈之心相與照管其鄰里等人亦合時來存問至於師巫之說皆無是理只是撰造恐動使人離析親

黨破損錢物枉壞性命上件誑惑百姓之人本府已出榜禁止捉押決定依條重作施行

一訪聞鄉落愚民誘引他人妻室販賣他處謂之捲件詞訟到官追治監錮押往尋覔緣此破蕩者前後非一不知懲戒且捲件之人官司自合嚴行懲治外亦緣細民往往不務安業葺理農事多往南州興販逐錐刀之利動經年歲不返鄉閭妻室無依以至為他人捲件前去自今各仰依分安常營

生自守保其家室無致招悔

右上件事理並仰鄉民反復思念遍相告諭父老長

上教勸子弟共行遵依以善風俗或致犯法後悔

難追各仰知悉

南軒集卷十五

南軒集卷十六

宋 張栻 撰

史論

漢楚爭戰

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為沛公素寛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

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説以為順徳者昌逆徳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三軍之衆為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竆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末之及嗚呼董公

其一時之逸民歟

蕭曹相業

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示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陥陣勇敢果鋭之氣而使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净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

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賛取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若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强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張子房平生出處

子房葢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讐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秦政非輕舉也其復讐之心茍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禄不足以羈縻之龜山楊先生論之詳矣故予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而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葢子房非

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隋何酈食其陸賈輩皆侮而忽之至於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强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禄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虚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

明也已矣可謂明也已矣

王陵陳平周勃處吕后之事如何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夫以吕氏之凶暴欲王諸吕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盖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盖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横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吕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

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簒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捄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

念與刼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廹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刼北軍不可入吕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漸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吕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吕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為能哉使人臣當變故

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
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
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
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
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
王為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
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
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文帝爲治本末

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屈藩國入踐大統知已之立爲漢社稷非爲已也故不敢以爲已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吴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温潤不廹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恵於民者類非虚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于

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既施
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
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作史者亦可謂善發明
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强恣自髙帝猶
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
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
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如此書之
首辭曰朕髙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

之待夷狄往往好為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嬌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歉哉君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

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弗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賈董奏篇其間議論孰得孰失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邪

武帝奢費無度窮兵黷武而不至亂亡前輩雖

云嘗論之尚有可紬繹者

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寛大丈景恵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强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

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知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埴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祁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

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丈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漢家雜伯

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伯者則莫

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攷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攷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

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字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黄老刑名施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髙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威丈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丈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

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丙魏得失

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説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

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位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概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捄之風或鮮矣丙吉深厚不伐在位人亦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為相君寛緩者雖

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邪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相遠矣

霍光得失班固所論之外尚有可議否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

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為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横於其心而不能

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豈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謏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

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氷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嘗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凛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亦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為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

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蕭望之劉向所處得失

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强國勢謹

其為勿使有差察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也胥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庶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捄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邪

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逺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强横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邪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

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已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昔人未可以一夫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敦篤者矣

南軒集卷十六